

蝴蝶 翅膀的弧线

萌芽编辑部选编

新概念 才气作文选

青春卷 ● 西西公主 点评

人民文学出版社

蝴蝶 翅膀的弧线

萌芽编辑部选编

2007

新概念
才气作文选

青春卷 ◎ 西西公主 点评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蝴蝶翅膀的弧线:青春卷/《萌芽》编辑部选编.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7

(2007 年新概念才气作文选)

ISBN 978-7-02-006223-2

I. 蝴... II. 萌... III. 作文-中学-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3352 号

责任编辑:侯群雄

特约策划:罗晓荷

装帧设计:Narry Chen

蝴蝶翅膀的弧线:青春卷

HU Die Chi Bang De Hu Xian: Qing Chun Juan

《萌芽》编辑部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3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 000

ISBN 978-7-02-006223-2

定价 16.00 元

序 | 赵长天

新概念作文大赛成功举办九届以后,不仅在青年学生中,而且在文学界和出版界建立了威信。这主要依据两点:一是由著名作家和名教授组成的评委会的权威,二是逐步健全比赛制度并严格按照制度执行以保证比赛的公正性。所以这项赛事发现了很多优秀作品和写作新秀。

但是,文章的好坏优劣实在没有严格的、严密的、绝对的标准,见仁见智的情况太多了。况且,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有七万多人参加,水准普遍较高。尽管没有舞弊,尽管初评和复评的专家都很认真,也还是可能有一些好文章被遗漏。每次比赛结束,我都会收到一些信,也在网上看到很多帖子,满是落选的孩子们表达的失望、遗憾以致愤懑。我完全理解这些孩子的心情。虽然我知道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但总还是想努力作一些弥补。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起因。

收入这套书的作品来自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未获奖作品,编选和点评由几位历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者和萌芽年轻作家担任,是为了换一种选拔的眼光。当然,文学的标准总体上说并没有年轻年老的差别,但在不同的年龄段,审美取向还是可能有所差别。当然,还会有见仁见智的问题,还会有遗珠之憾。永远都会有遗珠之憾,能做的只是尽力弥补。但愿年轻的朋友们能理解“此事古难全”,但愿你们保持对文学写作的热情,也希望你们能喜欢这套书。毕竟,这是你们的同龄人编选的,应该能引起更多的共鸣吧。

目录

- | 人在边界 李尚荣 1
- | 天堂夏末 人间初秋 冯雪晴 6
- | 顾小蔓的战争 雷 蕾 15
- | 纯真年代 刘思伯 23
- | 暂且叫做爱情 刘梦洁 32
- | 接着走 王立衡 42
- | 叶儿飘，大米香 薛超伟 51
- | 床头纸鸢，床尾田野 田金秋 62
- | 初雪 藏程潜 71
- | 温暖的诗句 周 游 82
- | 弄堂纪事 臧佳杰 95
- | 手 庞 鸿 104
- | 女孩木木 胡晓勤 116
- | 纪念失落的井水 赵曦瑞 120
- | 一地阳光 郑淑梅 130

| 牛肉拉面 王君程 140

| 那些“小树儿” 杨发扬 145

| 小巷深处 王 睿 154

| 一晃好多年 刘周慧 164

| 蝴蝶翅膀的弧线 庄裕方 175

| 特立独行的时光 黄海涛 185

| 扶桑与蔷薇 龚建成 195

| 花开易见落难寻 窦晓航 210

| 夏上夏树 尹淑雯 219

| 暗战·潜逃 郭若洋 224

| 被烧毁的夏天 陈 晨 235

人在边界

李尚荣

—

班会课上女班长宣读了一个学校文件：一个学年超过两个补考科目的学生不得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其实谁都知道，这个文件只是对李牧庸一个人读的，现在大三了，没人再申请贷款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李牧庸突然心血来潮想要开始申请贷款。听说去年他父亲摔伤，花了医疗费近万元，但那是他自家的事，学校可不是救难处，谁让他每学期都要有好几个科目补考呢！

李牧庸突然感到想哭，他觉得班长像在念悼词，他不明白一个大学竟会对一个陷入困境的学生落井下石，而且听起来还是那样的有理。文件把他寄托在鲤城大学上的星星之火的希望冷漠地一手掐死了。但他没哭，他在鼻子发酸的那一刻，也把这个鲤城大学没有入土的部分狠狠地踩进了土里，李牧庸把他的大学在

心里给埋了。

他不敢马上给他老爸打电话,他怕那个老老实实忠于职守在农村干了几十年的小学老师扛不住。他对儿子抱的期望太大了,那个期望想要在这所混账大学里实现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每次他骂这所混账大学的时候,他老爸都要来一句:“责人先责己!”接下来谁也没词了。

上完班会课,李牧庸跑到图书馆把名里带了“小说”二字的书每种都挑了一本抽了出来,有几十本,他代书板也懒得放了,就把那些书抱到一个空座位上放下。然后他又花了近两个小时从书堆里挑了五本他认为确实知道“小说”为何物的书,就借了。

走到图书馆门外的时候,李牧庸无意识地抬头又看到了那个挺立的大假山石,上面刻着捐款华侨挑的《德行赋》一文,挺有那么点感觉的,但一低头李牧庸又看到了那块大假山石下面的一个小假山石,上面刻着:高不可攀!李牧庸心里马上像哽到一块石头般难受,既然上面刻《德行赋》,那下面刻的四个字就应该是勇于登攀,那样才有“意蕴”感,才能鼓励一下这所学校里没头没脑的学生。可它板着脸,就那四个字:高不可攀!有次,一位同系同学戏谑道,那是在好意劝告你,那块“德行石”:高,不可攀,很危险。想到这李牧庸又干笑了两声。

但李牧庸还是有清醒认识的,他知道自己将来无论如何还是需要这本“鲤城大学师范学院”的毕业证书的,不只因为那是他父母花钱为他买来的,是工作的奠基石,更重要的是弄不好他还要借这个让他失望透了的大学的本科毕业证书找个当老师的工作。也因此,他一直觉得自己身处肮脏的地方,满脑子肮脏的思想。但伟人说,身处肮脏能让高洁者愈加高洁。后来他再想想,好像

不是什么伟人说的,根本就是他自己创造的,于是他笑了。

笑容凝结在那一刻是因为他突然想起了成绩排名册上他的名字被排在倒数第二,品行分是全班第一——倒数的——就他一个人没达到及格。他不明白那个“品行”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一直对所有老师都毕恭毕敬的,对同学他也很有礼貌,就是考试始终过不了关,在考场上别人作弊的时候他还像傻子一样无动于衷,直到班长在考后宣称她能考九十五分以上,他才感到有点愤怒,传言非常肯定地说班长手头上有出题老师泄露出来的全部完整的试题以及标准答案,对考试而言,拥有老师的“亲情露题”和标准答案是什么概念啊?!那意味着此考生不但能轻松越过“万岁”(六十分)线,还有可能考满分。他不敢想了,他没想到这所大学老师的师德是这样的!李牧庸脑筋就是直,他又想不明白了,既然这样学校还安排期末考试干吗?

现在他才悟透了一家招聘单位说的那句话:宁要师大草,不要鲤大苗!原来如此!不过后来再想想,也就释然了,他已经无所谓了,反正无论是哪方面的成绩,他好像都没有达标过,也算得上是这所三流大学的三流学生了。李牧庸想,反正他只是为了来拿父母花钱为他买的本科毕业证书罢了,不需要管学校的屁事。

二

李牧庸本来并没有那么失望的,开学那一段时间他还一直在电话里安慰父亲说,没事的,能贷款,那是国家助学贷款,不用支付利息的,爸你就放心吧,你只要把我们家的贫困证明寄过来就成了。挂电话的时候他还给他爸笑了一声。一周后,贫困证明到了。他爸怕邮局把那东西给寄丢,还用了挂号,李牧庸是到收发

室领到那张村里和乡里都盖印的贫困证明的。然后他就把它拿到学院团委办公室去了。当时只有辅导员王灵丹在。

不知李牧庸跟那辅导员是怎么整的，有学生进来的时候他们的谈话已经进行到了这种程度——

王灵丹指着李牧庸手里那张贫困证明说：“贫困证明？嘿嘿，顶个屁！回乡里我可以开一打回来，稀罕吗？”李牧庸说，王灵丹老师，我猜您高考那年，一定有非常多的学生在高考作文里写父母是残废或者死亡的吧？！王灵丹好像听出了点什么不是滋味的东西，她生气地指着李牧庸说，你什么态度？李牧庸说，我看您就像写那种作文的人。我没想到，为人师表，就是这样来以身作则的。亏你还是鲤城大学毕业的本科生！说完这话李牧庸拂袖而去。

李牧庸就再也没有提到贷款的事，班长说他的补考科目超了两科，贷款的事，没得整了。

此后李牧庸就疯了，整个人像傻子，总是衣冠不整地去上课。

有一次某位讲师在课堂上征询学生对他上课的看法，李牧庸不知有诈，站起来就当全班同学的面说，讲师讲得要比他的初中老师好，但不如他的高中老师，最后还建议讲师能否改一改教学方式。不料那个讲师当场奋起，一拍桌子，指着他说，你以后不用来上我的课了！李牧庸顿时不知所措。后来，具体后事如何，李牧庸一直没跟任何人说。那个学期之后，那个讲师升了副教授。

三

李牧庸翻着刚从图书馆借回来那几本讲小说的书，心里有说

不出的滋味。他就怕自己的回忆。

手机不合时宜地响起来，是短信。李牧庸打开一看，是女友发来的。女友说这个暑假他们同居的事被她的父母知道了，她爸妈非常生气，非要他赔钱。李牧庸问她要多少。答：你家里情况不好，我妈说，那就先寄两千过来吧。

四

人们在夜色中看见，一个死板、沉重的庞大物体从五楼宿舍的阳台上坠落，丝毫没有产生任何可供欣赏的弧线，完全没有物体自由降落的美感，据说加速度极大，这是个不寻常的自由落体运动，因为这种运动一般只有死人才会有。

人们又发现，与那个物体同时降落的纸片在物体着陆很久后，几经晃悠，终于也降落在那个物体旁边，据说那张纸片上写着三行字：

人在边界

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

天堂夏末 人间初秋

冯雪晴

夏日将尽，金橙色的阳光亲吻着睡在颤抖着的荷叶上的露珠。小提琴曲像飘动的柳絮抚过脸颊，白云朵朵绽放，映衬得天堂格外干净。

这里格局很简单，通常是大片大片的广场和麦田，广场上路灯很多，其中有一排的光线尤其温柔而亲切，阑珊如母亲松弛的眼。仿佛我和夏夏每次光着脚，展开幼翅，躲避珠姨的明察秋毫，溜到这个我和夏夏的“私人天堂”，都会听到她们用细腻的语调讲着《海的女儿》的故事。然后，我和夏夏就会慢慢睡着，很熟，很舒服。

夏夏在六年前触电身亡。

那天，我和珠姨在池塘边祷告，这时，有人领来一个漂亮的小女孩，穿着淡黄色的裙子，眸子如池塘一样幽静、透明，像个天使。而 she 从那时起，也就是真正的天使了。于是我想起那一天一个高

挑的女人甩开皮包，跪在一个尸体面前，许久没有说话或哭喊。直到夏夏来到了我们这儿，她仍木然呆滞地跪在出事现场，呢喃地重复：“夏夏，夏夏……妈妈给你买了发带呢……”

那一年夏夏九岁。

夏夏会捏泥人，我们经常坐在屋里下棋，然后夏夏输了，我便要她捏泥人给我作为战利品。夏夏总是捏些洋娃娃、胖胖的她家附近卖油饼的五短女人，和班里欺负她的男孩，只是从不捏她的父母，我迫切地想知道夏夏心中他们的脸。

因为我是个孤儿。

我生活过的那个福利院很大，院里种着花，我的窗下有几株向日葵，向日葵一共有八株，我和初子便私下里划分它们的占有权。每人四株，他的全是男孩，我的都是女孩，并给它们起了名字。有一天，初子的小明死了，我们万分悲痛地给小明举行了葬礼。初子帮利叔的狗洗澡换来的利叔女儿穿不下的白裙子，我把它洗得透明的白，在那天郑重地穿上了。

后来，为了感谢初子，我把我的小秋与初子共享占有权，我死后，初子给他的女儿起名叫初秋。

我和初子长大后，依然给向日葵浇水。虽然院长更换了许多次，但我们仍把这事当作每天的重要节目。因为我们会做的只有浇水而已。

我和初子有一次在晚上上厕所时偶然相遇，我们出来后发现对方，很兴奋。就一起到小秋那，去看它们睡了没有。穿过栅栏时，初子第一次拉了我的手，初子的手很暖，很瘦，很有力气，攥得很紧。这些年来，许多温暖的大手拉我去公演赚钱，拉我去农田干活，拉我去向捐助者献花，我却从未感到来自他们的手的温度。

而那夜，我感到细密的汗从我掌纹间渗出。我知道，我在走向那个只属于我和初子的小小的静谧的天堂。那夜没有月亮，也淹没了我发热的脸颊和初子呼呼的喘气声，惟一听到的，只有夏末之夜蝓蝓还在作别夏时的轻唱。

那天晚上，我和初子议论着将来收获它们的瓜子，初子说，他给我炒比街铺麻子刘还香的瓜子，我说我要甜的，初子信誓旦旦地说当然可以，你要酸的我都能给你弄出来。

后来，初子给我背起了我们阿姨教的诗歌：

娃娃娃娃不会哭，
扬起笑脸跳支舞，
折个勇敢的小纸船，
找到妈妈唱幸福，很幸福。

我和初子上初二那年，养鸡厂厂长领走了我上铺的女孩，之后，那个厂长便给我们福利院送来两筐鸡蛋，然后，阿姨便给我们每天发一个煮鸡蛋带去学校。其实，说到领养，其间也有一个发福的鱼商来领初子，初子没有走。立秋那天，初子回学校取他给我留着没吃的鸡蛋，回来时一辆摩托车撞倒了初子，福利院的老老小小都去了现场，我听到他们说这孩子真可怜啊，看这单薄身子哪禁得住这么一撞啊。初子被医生抬走了，也许醒不过来了，没有初子，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没有去事故现场，我认为，初子一定在向日葵那儿等我给我背诗歌，或在麻子刘那儿研究炒甜瓜子的法诀，他的脸仍然很张扬很干净，对着天空远望，咬着笔头思考数学题。

我知道初子会和我在一起，会带我去麦田间骑单车，摸小虾、小鱼……我的头剧烈疼痛，眩晕。初子的脸刹那间碎成眼泪，我不知不觉地跑到那一小片向日葵下，拼命一头撞在墙角。一切的一切，灰飞烟灭。

于是，我来到了这里，后来我才知道我那时的动量是大于摩托车的。我知道初子醒了，医院的人救了他，肇事司机给福利院拿了两万块，福利院也腾出一间空房，建成了简易的图书室，里面冰心、泰戈尔的诗很多，我想初子可以在小秋身旁背更美的诗了。然而，他的大脑皮层受到损伤，永远不能开口说话了。

十七年前我进了火葬场，初子的眼睛像是风铃般美妙的音乐，他的安静而温柔的目光送我来到这个世界。

十七年中，我认识了夏夏，她成了我要好的伙伴，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玩耍，她给我讲从学校学来的故事。夏夏有我和初子都向往的家庭和金色的床铺，夏夏，我承认我嫉妒她。我可以拿走夏夏的裙子偷偷地试穿，可以抢去夏夏的盒子找到里面的玫瑰花瓣，我可以大声地朗读夏夏的彩色漫画。但是，我想，夏夏关于生前的记忆，是我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正如我的初子和向日葵，是我珍贵的私藏，那让初子开口说话的钥匙，是我的心。

夏末天堂，珠姨很忙，她藏起我和夏夏的糖果和棋子，她说我们要乖乖听话，在夏末的晋升庆典上，我和夏夏会有一次回到人间一个下午的机会。

庆典前一天，我和夏夏激动了整整一个晚上，我也拿出初子给我的白色裙子嗅了又嗅，想嗅到当年洗衣粉的清香。心也在扑通扑通地跳。我兴奋得不能入睡，满脑子都是初子的脸和当年的一切。我半夜听到对床吱吱呦呦的声音，终于忍不住叫醒了来回

翻身的夏夏，跑到路灯下着她们的眼睛，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昏昏欲睡地从池塘水中沉下，划过云朵，阳光蹭着我的裙边。当睡意全无时，我来到了当初死去的那个墙角。

福利院没有太大的变化，至少在格局上。当年那个坚硬的墙角已有了光亮的瓷砖地角线，那些轻轻一推就会唱出夕阳调歌谣的窗户已经变成了透明的蓝色玻璃。我那张总有潮气的木床也在蓝色的玻璃的映衬下焕然一新，显得有些陌生而严肃。但那簇我喜爱的向日葵仍在，院子里的泥土少了很多，平整了许多，来回走动的人很多，但我知道，他们看不见我，我便自由地游弋在这个我快乐的天堂，吻着那些新来的花瓣，想着那夜初子明亮的眸子。

我仍是十七年前那般大小，仍是单薄的嘴唇和薄薄的头发。我看到这里的一切，深呼吸每一寸空气，像个贪婪的人往口袋里塞满黄金。

我看着崭新的福利院，物是人非的一切，感到前所未有的落寞和孤独。我们那夜那泥泞的栅栏小路，和初子身上的淡淡的汗味，已不复存在。我紧接着那一簇有刺眼金黄的向日葵，感到有些冷，一滴眼泪爬过脸颊，带走我仅存的温度。

初子，我想你了。

花落叶尽湿人泪，茫野惟有发过耳。

初凉的秋风呼呼地刮过，我低头摆动那依旧很白的裙子。回嚼曾经绽放的馥郁，亲爱的初子。

不知不觉，太阳已经在半山腰了，天像羞红脸的新娘的笑靥，绯红，腼腆。一个人从红色中缓缓走来，抱着一个婴孩。一瞬间那破碎的画面忽然重新拼到一起，画面中仍是那清澈的脸，仍是那透明的笑，仍是那仲夏之夜干净的呼吸。是的，初子，是他，他来了。

我本能地躲到树后，似乎他能看见我。他默默地走来，蹲下身子，把婴孩轻放在怀里，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纸包，一把瓜子出现在眼前。

我在一旁看到他浑浊的眼睛，岁月在他脸上裂开成渠。艰辛生活的打磨在他眼眸下撕出沟壑。他的脸平静而成熟，安稳而朴素，他已经成了家中的顶梁柱。我死后，他娶了鱼商的女儿，他不会说话，只有默默地在海浪中挥洒男性的刚毅与奋斗的坚韧。海风痛割出初子这结实黑壮的肩头和肩上重重的幸福救赎。

他安静地扒着瓜子，我也走过去，年幼的孩子哭闹不停，我蹲在旁边，只在心里喊道：“初子，初子……”此时的我只能重复这个温暖的名字。

初子的嘴对着墙角抽动，像要说些什么，却没有声音。

忽然，一种温暖流出他的瞳孔，初子吻了我。我近距离地愣愣地望着他，他好像表达完了他所要表达的。他微笑着，只是微笑。那孩子也停止了哭泣，笑起来像那夜的初子。

这时，我忽然清楚地听到初子在背诗，仍是那充满童气而兴奋的声音：

娃娃娃娃不会哭，
扬起笑脸跳支舞。
折个勇敢的小纸船，
找到妈妈唱幸福，很幸福。

我深吸一口此时人间的空气，当我回过神，初子早已走远，夕阳把他的背影刻成一个感叹号。